



葉維廉近影

訪葉維廉文學的根

金恒煒

淡水河是臺北盆地的源頭。

在夏日將逝的一天上午，我們與葉維廉先生坐在淡水河畔的「茶座」中。

說它是「茶座」，其實只是幾張躺坐皆宜的藤椅，適意的擺設在樹蔭底下。炙陽穿過疏疏落落的葉隙，斑駁了一地遊移的碎影，加上河風送來的涼意，真有堪洗塵埃，可遮熱惱的況味。

從倚坐的地方望過去，淡水河緩緩的流動在兩邊砂灘之間，鵝卵石凸凸凹凹的帶着野趣，我們好像遠離塵囂三千里之外般的悠閒、舒坦。

嗑着瓜子，品着茶香，話是無所不談。說詩、論文、衛小說、談天……。

話題聊到鄉土文學上。葉維廉說：中國傳統文學大半指人文文學，民間文學有許多素材沒有受到重視，其實人文文學也有許多是得自民間文學的滋潤，如詩經就是。除了正統文學外，尚未被重視的這些民間文學的材料，其中包含豐富的内容，也有極佳絕的文學技巧，值得我們去發掘，去採摘。當然鄉土文學也是民間文學的一種，與其以「鄉土文學」為範疇來討論，反不如接連在民間文學上，來得寬廣、弘大。

那天上午，我們主要的是探訪了葉維廉先生從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根荄，下面就是依此次談話内容，加以剪裁取捨後的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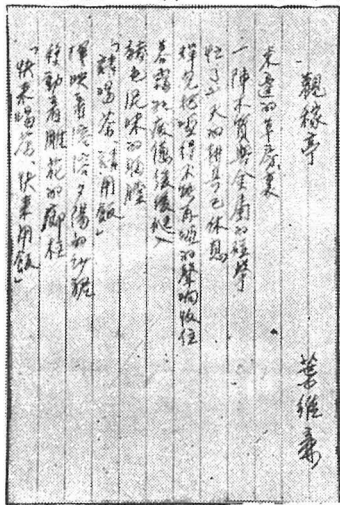
特別要聲明的是：文章中的遣詞用字以及連綴補損，皆訪者之筆。

第一個根：五四新文化運動

我猛讀五四以來的作品，在十五、六歲便開始，我從貧窮的農村流落到香港，憂國思家，那些書最能給我安慰。（引自著「花園的聲音」序：「我和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

我最早接觸的，便是五四開出來的新文化的花果。

五四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便是開放性與批判性，藉此種精神，傳統與現代主義就可以接上了頭。



葉維廉手稿

我們回顧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面臨的情況，白話文的提倡，是五四成果之一。當時國家處在重重困境中，要喚醒民衆，同度時艱，文言文絕對力有未逮，所以文學改革是大勢所向的必然趨勢。

在五四新文化發展過程中，傳統文化的好處是隱而不顯的，受着「使命感」的驅使，文學家們看不到傳統留下來的豐富遺產，只見到國家遭受的多災與多難，而追究這些創傷，不得不歸咎於傳統的無力和疲弱。其實五四新文學都是從傳統文化的歷煉中走出來的，都是身受舊文化的薰陶，他們強烈的意識到，一味依恃舊文化，並不能推動今後文化的發展，所以力主打破固有的思想形態，而開出嶄新的局面，所以縱使在最激烈的「反傳統」大旗下的作品，仍然綻露傳統文化的幽光。

——如左傾前的郭沫若「鳳凰涅槃」一詩，藉鳳凰暗喻中國，希望中國能歷劫九死，終而再生，以臻涅槃之境。這首詩一開

鳳凰不叫喚，律動細弱，
穿雲而飛，和柳絮
輕輕的飛火
冷然地夜
引出來了
月
不知是時候
在佛前低語，和香味裏
什麼
林在斜雨和古松間
照居山下

鳳凰不叫喚，律動細弱，
穿雲而飛，和柳絮
輕輕的飛火
冷然地夜
引出來了
月
不知是時候
在佛前低語，和香味裏
什麼
林在斜雨和古松間
照居山下

始，就採用了兩個典故：一個出自西方，一個源自中國，作者希望中西互融合流之意圖，是相當顯明的。而全詩學步「天問」的痕跡，也是一望而知。

——再如魯迅，被看成是左派作家，他是典型的徘徊於傳統與現在之間的代表作家。魯迅把中國古代看成是一個羞恥的包袱，但一方面古代中國如幽靈纏繞着他的心靈，所以他的小說透出傳統幽靈的深刻經驗，展現出新生中國的痛苦。

——如聞一多，早期是耽美派的作家，詩寫得極好，如「死水」一詩，他傳佈給讀者的感受是：死亡是一種誘惑。他主張從舊文化中走出新文化的路來，新舊之間不是截然兩極，而是具有傳承的關係在。

我們總的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露出三種文學類型：

其一：對新生中國有強烈的期望與嚮往：表現出來的是對中國未形成的遠景過早的樂觀，詩中洋溢的只是浮面的語句，所勾勒的理想社會，終歸海市蜃樓，所以無根無源，又與現實脫節，只在象牙塔中造型生象。

其二：強烈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當時稱爲「批判的現實主義」）：對過去的傳統的文化與社會，做強烈的批判，如巴金、茅盾，利用文學來反抗社會，要求改革。

其三：對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思索：着重於對傳統的「認同」問題上，追尋傳統對我們的意義，以及如何從傳統汲取養份，以壯大及滋潤現代。舊中國固是一個沈重的承坦，但希望我們能廢繼傳統，自傳統中再生。

就以上三種文學的類型來看，我承繼最多、吸收最深、受到最大的影響，厥爲第三類，這可以從我早期的詩作中，見其端倪。

我出生、成長的時代，距離五四已有一些時間，由於時、空的隔絕，可以讓我對五四精

神重新的反省與體認。我稟承五四開放性的精神，也因之養成我接受多方面、各種類的文化的襟懷。

第二個根：飲之太和

……現代文化中已經沒有太和的契合，我們必須找回我們原來的真性，原始的與萬物齊一契合的境界。（引自葉著「飲之太和」一文，該文副題為「詩與自然環境創記」）。

對於宇宙，對於自然，中西的學者、詩人所抱持的態度，是大異其趣的。

我們知道亞里斯多德認為宇宙是由地水氣火四根及「以太」所構成，地球居中，水氣火等三界順序環繞在外，以天象言，行星居內，恒星居外，所以認定地球是一個有限度的世界，地球之外，別無世界。這種「物格化的宇宙觀」影響西方科技進展，直到太陽中心論出現，方始打破。

這種對宇宙的認識，同樣也表現在文學



覽一作著文英中廉維葉

上。西方的文學家以人為主體，來決定宇宙的秩序，因此在思維方式上，自是偏向分析性，將宇宙分割抽離，然後究其因果，於是整個宇宙宛如一個「模子」，爲人類所支配了。影響所及，人就以單線發展的態度看待自然，但由我們的經驗來看，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真相。

中國人則不然。中國人論詩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山水是道」、「目擊道存」及「以物觀物」幾個觀點來統攝。

「目擊道存」與「以物觀物」是宋人常用語。所謂「目擊道存」就是強調自然界本身存有秩序，而且是自然和諧，反映出自然界的盎然生機，自然，是不可以用人的本位去強加解釋。「以物觀物」與「目擊道存」的精神是一貫的，同樣反對用人的觀點處理世界，也反對把世界抽離分割來看待，因為這樣會導致自然的斷傷，正像莊子所說：「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莊生主張齊物，把萬物放在同一立足點來看待，知道「物各得其性，各得其所，要得其自然，便要任其自然而得天放，使其互相創造，互爲交往，各自其全，我們應以對人同樣敬與愛對物。」（見「飲之太和」），此外，中國禪宗所說的「白雲自白雲，青山自青山。」也是一種以物觀物的心態。

中國傳統觀念係從整體出發，見大塊的全貌，不像西方之「因語造景」。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既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所以也接受了他們以人看物的單線思維方式。以詩作來考究，西詩從時間、地點着眼以追求事件之原因與過程，這種詩作方式，中國人接受起來就比較困難，早期白話詩之有散文化的傾向，也是必然的，尤其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詩，確有過度散文化之弊。

至於我個人，因爲接受五四的影響，自然也接受西方單向思維方式，這從我早期詩的語言可以看出。但同時我也接受了五四開放性的精神，在長期的思索、探究中得以反省傳統文

學的表現方法，而努力要與西方融合協調：一方面不脫五四所提供的西方單線方式；另一方面我不斷的挑戰，要回到傳統中萬物齊一的寫作方式。

第三個根：西方的文學

我們必須放棄死守一個「棋子」的固執，我們必須從兩個「棋子」同時進行，而且必須尋根探源，必須從其本身的文化立場去看，然後加以比較加以對比，始可得到兩者的面貌。（引自葉著「中西比較文學中棋子的應用」）

我多方攝取西方的文學，在此特別提出龐德與艾略特為例，他們二人都提到「歷史感」的問題。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天才」中申論：傳統應被視為「超脫時間的事物」之延展，真正的傳統詩人應該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詩人；所謂「歷史眼光」是「一種時間觀念，也是一種超脫時間的永恒感，甚而是永恒與時間合一的感覺。」換言之，艾氏之意就是主張一個傳統作家應當把過去、現在與將來連在一起，而存於意識形態中。龐德則主張「所有的時代都是現在」，龐氏的含意在於：不管是現代作家或是古代作家，只要作品絕佳，基本上必有共性存在。

這些論點啓示我們應當追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學理論，不要固守在單一的文化之中。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系統對我們都有意義，都應當接受，只有通過文化的共性，我們才可得到所有文化的融合，藉此集成一個大的世界文化。

我研讀西方的作品，深覺西方的思想太過於狹窄，備受限制，而發現東方思想有多線的

豐富性。我曾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語言與美學的滙通」，除了找出二者在美學上的滙通之外，還批評了英美現代主義中過度重視個人主義的語言世界。我希望有一天，一方面西方讀者肯開懷接受部分東方的美感領域與生活風範；另一方面我國的讀者不再過度的迷惑於物質主義自我中心的西方思維方式和內涵，那末中西文化或可以真正達成文化的交流。

此外，西方詩人自己也有了覺悟，如美國的 Robert Duncan 也呼籲：要求將過去的、老的文化加到大的主流中去，在這種情形下，便有民俗吸血的主張，他們要肯定印地安文化中有意義的部分，而且肯定印地安的宇宙觀與西方殊異，而指出西方宇宙觀的狹窄。

又如 Rexroth, Snyder 等人，直接吸取中國詩中的齊物思想，開出有東方胸襟的詩境，都是近年來極有意義的變化。

我雖然無間的進出西洋作品，但從中國道家的思想中，更體認出一種含弘的氣度。

我們重視您的意見

書評書目雜誌自創刊以來，一直重視讀者的反應和各方面的批評與建議，我們歡迎您提供各種意見，更希望您成為本刊的撰稿人。